

【时代经典】

梦珂

插图典藏本

丁玲◎著

（中国）国际图书馆

（中国）国际图书馆

（中国）国际图书馆

（中国）国际图书馆

梦珂

丁玲著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珂 / 丁玲著. — 北京 : 中国画报出版社,

2015. 7

(插图典藏本)

ISBN 978-7-5146-1138-0

I. ①梦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

①I246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0962号

梦 珂 丁 玲 著

出 版 人: 于九涛

责任编辑: 罗平峰

责任印制: 焦 洋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: 100048)

开 本: 32 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85千字

版 次: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定 价: 30.00元

总编室兼传真: 010-88417359 版权部: 010-88417359

发 行 部: 010-68469781 010-88414683 (传真)

关于作者

丁玲(1904—1986)，原名蒋伟，字冰之，湖南临澧人，现代女作家。主要作品有：小说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《水》《母亲》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等；散文《五月》《秋收的一天》《风雨中忆萧红》《中国的春天》等。其中，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斯大林文学奖。

丁玲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，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。1922年初赴上海，1923年经瞿秋白等人介绍，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。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。1930年5月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1931年出任“左联”机关刊物《北斗》的主编，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，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3年5月，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，拘禁于南京。1936年9月，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，丁玲逃离南京，奔赴陕北，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，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丁玲曾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。20世纪50年代，她两次遭受极“左”路线的残酷迫害，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又被投入狱5年。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。

1986年3月4日，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2岁。

女性现代命运的探索者

丁玲(1904—1986),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,原名蒋伟,字冰之,除丁玲外,还使用过彬芷、丛喧、T.L、晓菡等笔名,湖南临澧人。1927年,她在叶圣陶主编的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成名作《梦珂》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,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参与左翼革命文学运动,创作了《韦护》《水》等“新小说”,开始转向对群体命运的关注和书写。抗战爆发后,丁玲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,辗转陕西、山西等地,积极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工作。20世纪40年代初,她写出了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《在医院中》《夜》等反映解放区女性命运的小说,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,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遭到了严厉批判。1946年后,她深入生活,参加解放区土地改革,创作了反映中国乡村生活巨变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,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,丁玲开始遭受不公正的压力和批判,被迫停止了文学创作。80年代复出之后,除改写《杜晚香》等关注女性命运的旧作外,丁玲主要从事散文和回忆录写作。

丁玲的小说创作,既有一以贯之的母题,又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。一以贯之的母题,是针对从传统生活秩序中挣脱和剥离出来的现代女性,描写她们如何寻找新的生活道路,以及对新的生命形态的探索和思考。鲜明的时代色彩,则是因为丁玲自始至终都在竭力超越个人有限的情感天地,在个人与宏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亲密关联中来思考女性的现代命运,建构女性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生命新形态。一方面是从传统中剥离出来的孤独“个人”,另一方面是纷繁复杂而又波澜起伏的大历史、大

时代,丁玲的小说,就诞生并绵延在这两者构成的紧张关系之中。

《梦珂》、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和《阿毛姑娘》,可以看作在“五四”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,勇敢地冲破了旧观念和旧秩序,在获得自由的同时,又丧失了保护的孤独“一个人”,以婚姻和爱情为基石,向着他者,向着不可知的未来展现出脆弱的生命触角,试图确立自己的生存形态和价值的最初尝试。尤其是《梦珂》和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两篇小说,大胆、细腻的心理独白,往往容易让读者把小说主人公和现实生活中的作者联系起来。而事实上,我们不妨把这些极端身体化和情绪化的主人公,看作现代性“个人”的存在形态。她们对爱情、对异性极度的甚至是病态的渴求,则是她们对新世界、新生活秩序的渴求。在“五四”新思潮的召唤下觉醒了的孤独“个人”,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唯一可靠的真实存在,试图攀援着自己的身体,把自己摆渡到不可测知的“新世界”,进入自由的“新天地”。于是,有了对身体化的异性、对爱情近乎变态的敏感和疯狂。而在连身体化的爱情也变得不稳固、不可靠的情形下,孤独的“个人”被迫折返到自身,死亡就反过来,变成了个体生命的唯一证词。爱情,是丁玲孤注一掷地向“新世界”的生命投射。死亡,则是因这种投射失败后,再次确认“个人”存在及其真实性的强烈信号。前者是丁玲通往“新世界”的舟船,后者是丁玲从坍塌的“新世界”返回自身的救赎之路。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古老而残酷的隐喻:女人通往神性的道路,是由她的身体铺成的。现代人在把自己从旧制度和旧秩序中解放出来,把自己变成身体化“个人”的同时,也复活了这个生存论隐喻。

就此而言,以革命和爱情之间的纠缠为主题的《韦护》,确实确实构成了丁玲小说创作的转折点。在这部艺术上并不那么成功的小

说中，爱情变成了丁玲极力要摆脱和祛除的负面因素。更阔大的，同时也更切实、更有力量的“新世界”，诱惑着、撕扯着丁玲，让她的生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生存领域。从这里开始，对阶级命运的书写和关注，越来越多地代替了对“个人”命运的书写和关注。

换个角度，我们也可以说是丁玲以“个人”的命运为隐喻，开始了对更具普遍性和现实性的现代女性命运的整体性思考，“新世界”和“大时代”如何穿透并撕扯“个人”，变成了她小说的新主题。反过来，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讲述了“大时代”怎样以身体为战场，把女性撕裂成两半的故事：一半是符号世界的抗日英雄，一半是现实秩序里的“坏女人”。在《夜》里，符号性的“干部”身份，不知不觉中切入并颠覆了个人欲望，在古老的乡村生活伦理秩序中，生硬地撕开了一个崭新的黎明。

但这个黎明，显然只是男性主人公的黎明。那沉默着的女人，会以怎样的复杂的心情，来迎接这个黎明呢？在这个意义上，《杜晚香》可以视为丁玲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思考和回溯。在这篇小说里，主人公杜晚香凭借自己的身体能力（劳动力），一步一步挣脱传统秩序的束缚，成功地把自己书写成了“新时代”的符号英雄，彻底实现了中国现代女性的翻身和解放。

不过，小说高度的写实色彩和近乎报告的叙述笔调，显然又告诉我们：无处不在的“大时代”，才是杜晚香命运真正的书写者。自始至终关注女性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命运及其历史形态的丁玲，最终在这里，把自己的关注和探索，也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存在，提醒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历史现场，对她曾经思考过、经历过和回答过的问题，做出自己的思考，自己的回答。一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用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心灵，带着自己全部的感情，来展开自己的命运。

目 录



1 / 梦珂

47 / 莎菲女士的日记

91 / 韦护

205 / 我在霞村的时候

227 / 夜

237 / 在医院中

梦珂

一

这是九月初的一天，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。

“看，鼻子！”其中一个这样急促的叫，脸朝着她的同伴。同伴慌了，跳过一边，从荷包里掏出小手绢，使劲的往鼻子上去擦。

网那边正发过一个球来，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。大家都瞅着她那弯着腰两手抱住右腿直哼的样儿发笑。

“笑什么，看呀，看红鼻子先生的鼻子！”

原来那边走廊上正走来一个矮胖胖的教员。新学生进校没多久，对于教员还认识不清。不过这一个教员，他那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的鼻子却很惹人注意，于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点代替了他的姓名。其实他不同别人的地方还够多：如同眼呢，是一个

钝角的三角形，紧紧的挤在那很浮肿的眼皮里，走起路来，常常把一只大手放到头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几根黄发，还有那咳嗽，永远的，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里打滚，却总不见他吐出一口或两口来的。

这时他是从第八教室出来，满脸绯红，汗珠拥挤的在肉缝中用力的榨出，右手在秃头上使劲的乱搔，皮鞋也便在那石板上大声的响；这似乎是警告，又像是叹息：“唉，慢点呀！不是明天又该皮匠阿二咒我了。”

气冲冲的，他已大步的走进教务处了。

操场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动，打网球的几个人也就随着大众向第八教室走去。谁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闹出了什么花样呢。

“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一个女生抢上前把门扭开。大家便一哄的挤了进去。室内三个五个人一起的在轻声的咕咕着，抱怨着，咒骂着……靠帐幔边，在铺有绛红色天鹅绒的矮榻上，有一个还没穿好衣服的模特儿正在无声的揩眼泪；及至看见了这一群闯入者的一些想侦察某种事件的眼光，不觉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，肌肉是在一件像蝉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颤动。

“喂，什么事？”扭开门的女生问。但谁也没回答，都像被什么吓得噤住了的一样，只无声的做出那苦闷的表情。

挨墙的第三个画架边，站得有一个穿黑长衫的女郎，默默的愣着那对大眼，冷冷的注视着室内所有的人。等到当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浓密的睫毛一盖下，就开始移动她那直立得像雕像的身躯，走过去捧起那模特儿的头来，紧紧的瞅着，于是那半裸体女子的眼泪更大颗大颗的在流。

“揩干！揩干！值不得这样伤心哟！”

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，正伸过手去预备撑起那身躯时，谁知那人又猛的扑到她怀里，一声一声的哭了起来。

好不容易才又扶起那乱蓬蓬的头，虽说止了哭声，但还在抽抽咽咽的喊：

“这都是为了我啊……你，……我真难过……”

“嘿！这值什么！你放心，我是不在乎什么的！把眼泪揩干，让我来送你出去。”

当她们还走不到几步，从人群里便抢上一个长发的少年，一面打着招呼，一面便向她述说他不得不请她慢点走的理由，因为他很伤心这事的发生，他很能理解这事的内幕，所以他想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事。同时又有六七个人也一齐在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。声音杂闹得正像爆豆一样，谁也听不清谁的。但她却在闹声中大叫了起来：

“好吧，这时你们去开什么会议吧！哼——我，我是无须乎什么的。我走了！”于是她挟着那泪人儿挤出了人众，急急的向教室门走去。

教室里更无秩序的混乱了。

“喂，谁呀？”

“三级的，梦珂。”两个男生夹在人声中也这样的低语着。

以后呢，依旧是非常平静的又过下来了。只学校里再没见着梦珂的影子。红鼻子先生还是照样红起一个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来。直过了两个月，才又另雇得一个每星期来两次，一月拿二十块钱的姑娘，是代替那已许久不曾来的，上一个模特儿的职务。

梦珂，她是一个退職太守的女儿。当太守年轻时，他生得确

是漂亮；又善于言谈，又会喝酒，又会花钱。从起身到睡觉，都耽乐在花厅里。自然有一般时下的诗酒之士，以及贩古董，字画的掮客们去承奉他，终日斗鸡走马，直到看看快把祖遗的三百多亩田花完了，没办法只好去运动做官。靠了曾中过一名举人，又有两个在京的父执，所以毫不困难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。原想在两三年后再调好缺，谁知不久就被革了，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骗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点被牵涉到风化的事。于是他便在怨恨，悲愤中灰起心来，从此规规矩矩的安居在家中，忍受着许多不适意的节俭。但不幸的事，还毫不容情接踵的逼来，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难产中遗下一个女孩死了。这是他在十八岁上娶过来的一个老翰林的女儿，虽说也是按照中国的旧例，这婚姻是在两个小孩还吃奶的时候便定下的，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，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，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，他的游荡，以及他后来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齟齬。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许多痛心的叹息和眼泪，并且终身便在看管他那惟一的女儿中，夹着焦愁，忧愤，慢慢的也就苍老了，在那所古屋里。

这幼女在自然的命运下，伴着那常常喝醉，常常骂人的父亲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，长得像一枝兰花，颤蓬蓬的，瘦伶伶的，面孔雪白。天然第一步学会的，便是把那细长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，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一阖下，就长声的叹息起来。不过，也许是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的血管里的缘故，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当年一样的狂放的笑，和怎样的去煽动那美丽的眼。只可惜现在已缺少了那可以从挥霍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了。

她在酉阳家里曾念过好几年书，也曾进过酉阳中学。到上海来是两年前的事。为了读书，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，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叹息来送别她的独女，叮哼又叮哼的把她托付给一个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，他的堂妹。

这天当梦珂把那当模特儿的姑娘送出校后，自己也就跳上一辆人力车。直转了十来个弯，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库门前才停了下来。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娘姨，一见梦珂便满脸堆下笑来，仰起头直喊：“小姐，小姐，客来咧！”楼窗上便伸出一个头来：“谁呀？梦妹，快上来！”

这是梦珂最要好的朋友匀珍。她俩在小学，中学都是同在一块儿温书，一块儿玩耍。当梦珂到上海不久，匀珍的父亲也把匀珍同她的母亲，弟弟一股儿接到上海来了，自然是因为他的薪水加多了的缘故。自匀珍搬来后，梦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来一次，星期日下午才又回校。至于她姑母家里却要间三四个月才去打一个转。所以她来上海两年了，还不很能同表姊妹们厮熟，而匀珍家却已跑得像自己家里一样。

匀珍是正在替她父亲回一封朋友的信，听着门响便问梦珂今天怎么会有空来，是不是学校又放假，并请她坐，还接着说：“只有两句了，等一等好吗？”及至没听到答声，于是赶忙丢下笔，一面把头抬起：“不写了。怎么，你，你不舒服吗？”

梦珂始终沉默着。

“哼，不知又是同谁怄了气。”照经验是瞒不过她，只要一猜便猜中，心里虽说已明白，口里却不肯说穿，只逗着她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。

把脸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，是表示不愿听的样子。

明白这意思，又赶快停住口不说。

匀珍的母亲也走来问长问短，梦珂看见那老太太的亲热，倒不好意思起来，也就笑了。到晚上吃面时，老太太看到那绿色的，新擀的菠菜面，便不住的念起故乡来。是的，酉阳的确不能拿上海来相比。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，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，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，又清，又亮，又甜，当水流到悬崖边时，便一直往下倒，一倒就是几十丈，白沫都溅到一二十尺，响声在对面山上也能听见。树呢，总有多得数不清的二三个人围拢不过来的古树。算来里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了。老太太不住的说，匀珍的父亲捻着胡子尽笑。毛子，匀珍的弟弟，却忍不住了：

“酉阳哪里有这样多的学校呢，并且也没有这样好……”

老太太还自有她的见地。本来，酉阳是不必有那样多学校的，并且酉阳的圣宫——中学校址——是修得极堂皇的，正殿上的横梁总有三尺宽，柱头也像桌子大小。便是殿前的那一溜台阶，五六十级，也就够爬了。“哼，单讲你那学校的秋千，看是多么笨，孤零零的站在操坪角上，比起我们祠堂里的来，像个什么东西！未必你们忘记了？想想看：好高！从那桐子树的横枝上坠下来，足足总有五六丈，上面的叶子，巴斗大一匹匹的，底下从不曾有过太阳光，小孩子在那里荡着时，才算标致。你大哥在时，还常常当打到东边就伸手摘那边杈过来的桂花，只要有花，至少也可以抓下一把来，底下看的人便抢着去捡花片。匀儿总该记得吧！”

匀珍眼望着父亲，含含糊糊的在答应。

梦珂因此却涌起许多过去的景象。仿佛自己正穿着银灰竹

布短衫，躲在岩洞里看《西厢》。一群男孩子，有时也夹些女孩在外边溪沟头捉螃蟹，等到天晚了，这许多泥泞的脚在洞外便跑了过去，她也就走出洞来，趁着暮色回去。么姑娘——看名称总够年轻吧——小孩们有时是叫么妈的，这么妈是曾在她家做过三四十年的老仆，照例是坐在朝门外石磴上等着她。

“快进去，爹在找你呢！”

先要把书塞给么妈，是怕爹看见了骂人。爹一听到格扇门响，便在厢房里问道：

“是梦儿吧，怎么才回来？”

于是么妈就忙了起来，喊三儿——么妈的孙女——去给姑儿打脸水，四儿去催田大的饭，自己就去烫酒，常常把酒从酒坛里舀出，没倒进壶里去，却漏满了一地，直到喝的时候，才知道是个空壶，父亲和梦珂都大笑，三儿四儿也瞅着奶奶好笑。被笑的就不快活，咕着嘴跑到外面坪上去唤鸡，三儿才又舀一壶酒来烫着。

喝酒的时候，两人便说起梦话来。父亲只想再有像从前的那么一天，等到当日那般朋友又忘形的再向他恭维的时候，然后自己尽情的去辱骂他们，来倾泻这许多年来所尝的人情的苦味……梦珂只愿意把母亲的坟墓修好，筑得正像在书上所看见的一样，老远便应排起石人、石马，一对一对的……末了，父亲发气了，专想找别人的错处好骂人。有时态度也会很温和的，感伤的，把手放到他女儿的头上，摸那条黑油油的长辫子，唉声的说：“梦，你长得越像你母亲了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近来又瘦了……”梦珂于是便把手遮住眼睛，靠在父亲的膝盖上动也不动。

一到雨天，梦珂便不必上学校去。这天父亲就像小孩般的高兴，带着女儿跑到花厅上——近来父亲一人是不去的——去听雨。父亲又一定要梦珂陪他下棋，常常为一颗子两人争得都红起脸来，结果，让步的还是父亲。

想到父亲绯红着脸只朝着她抢棋子的样儿，她不觉得微笑了。匀珍轻轻推了她一下：“笑什么？”

望着匀珍更兀自好笑。那梳双丫髻的匀珍的影儿在眼前直晃。还有王三，袁大，自己二伯家的二和大，几人在一块时，总喜欢学那些男孩子跑到后山竹园里接竹尖。常常自己接到半路便在一棵大树上溜了下来，却窜到桃树上去，并且捡起大桃子去打匀珍的丫髻。尤其好欺侮猪八戒，这是她给袁大的浑名，但袁大却顶同自己要好。这自然是因为又常护着她的缘故。顶有趣还是瞒着么妈偷一篮笋头，几人跑到山嘴上一棵大松树下烧来吃。捡毛栗，耙菌子……现在想起这些来，都像梦一般了。还有那麻子周先生，讲起故事来多么有味，胡子在胸上拂来拂去的……

越想越恍惚，什么事又都像明确在眼前一样，连看牛的矮和尚，厨房田大，长工们也觉得亲热了起来……

最可忆的，还是么妈，三儿，四儿……爹爹的铁青缎袍，自己的长辫，银灰竹布短衫……

刚剩她和匀珍两人时，她便把脚伸到匀珍的椅栏上去，先喊了一声“匀姊！”

“梦，想起什么了？”手慢慢伸过去，握着。

“匀姊！”

“……”只把手紧了一下。

“我厌倦了学校生活。”

“果然是同人怄了气。”口气还是不说出，只默默的望着她。

“我想回去，爹一人在家，一定寂寞得不像样……还有袁大她们都要念我的。”

匀珍心里却想：“你也常常忘记了你爹的。哼，袁大，人家都快有小孩了，谁还会同你玩……”

及至她听了匀珍劝她不要回去的许多话，她又犹豫不决。真的，现在回去是再也没有人同她满山满坝的跑，谁也不会再去挡鱼，谁也不会再去采映山红。至于爹呢，现在有五叔家两个弟弟搬到这边来念书，想来也不会很寂寞。么妈也还康健，三儿，四儿想都长大了——但，但是……学校呢……

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又愤怒起来：

“匀姊！无论如何我是不回学校去。”

于是她诉说：怎样那红鼻子当大众还没到的时候欺侮那女子，那女子吓得乱喊乱叫，怎样自己听见了跑去骂他，惹得那人恼怒了她，反在许多人前面去诬蔑她，虽说那许多同学都像很能理解她，但那无用，那冷淡，那事过后的奋勇，都深深的伤了她的心。她真万分不敢再在那里住下去。无论如何得换个学校也比较好点。

两人商量了一夜，还是决定得先写信告诉姑母，她们在上海住得久，对于学校的好坏也知道些，并且早先进这个学校，也是姑母的意思。

二

第二天下午从弄巷口上，车铃马铃便一路响了进来，这是